

廣欽老和尚舍利奉安泉州記

吳梅影口述 蘇釗琳整理



原籍上海，旅居馬來西亞四十餘年，在怡保、吉隆坡、新加坡等地經營喜地樂器公司，十年前學佛，並在舊金山、洛杉磯創建觀音禪寺的吳梅影居士，於今年三月，奉廣欽老和尚的銅像及舍利子至泉州承天寺（老和尚出家之常住），受到當地佛教界熱烈的歡迎。奉天寺並計劃於明年大殿落成後，再修建廣欽老和尚紀念堂，使泉州佛教徒有一個就近瞻禮廣欽老和尚的地方。這段過程，由吳梅影居士來台時親自口述，其間因緣，相信所有道侶必欲一睹為快！

不可思議的因緣

今年正月間，我離開美國洛杉磯觀音禪寺，準備返回馬來西亞和子女們過舊曆年。當我到機場訂機票時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心中好像一直受到一個很強烈的提示——到台灣去一趟！到台灣去一趟！——就這麼帶著幾分不由自主地，改訂了到台灣轉機的機票。

自從一九六五年，住在台北的吳苑潤蘭女士到怡保舉行書展，與渠結識，並經由她的引導而進入學佛之路後，我到台灣時，一定會到同是上海同鄉的「苑大姐」家暫住。今年也不例外，雖然心中納悶，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我轉往台灣？但總抱著「時至即知」的態度，泰然地在吳大姐家與台灣友人小敘。

吳大姐學佛數十年，座上客常滿，杯中茶不空，來往住往的不是畫界的師友就是佛教界的法師居士。承天寺傳頌法師，就是在苑大姐家認識的。

前些年幾度來台灣，常聽人談起「水果師」廣欽老和尚，也曾隨友人上承天寺，見過老和尚兩次，但來去匆匆，沒有機會談話，只是對老和尚清淨的法相和儼然的道風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傳頌法師和我談起廣欽老和尚的種種事蹟與開示法語，激起我欽仰之情，只可惜沒能在老和尚生前有機會多親近學習。後來傳頌法師提起老和尚臨終前曾有交代，希望將部份遺骨送回出家之地——福建泉州承天寺。那時台灣尚未開放「返鄉

者信牛」的聯絡。最後他們終於決定在五月二十七日（舊曆五月初一）舉行迎請老和尚舍利及銅像的儀式，本來還問我對時間或儀式有什麼要求，他們可以配合更改，我表示「一切客隨主便」。

趁著還有個把月的空檔，我先到上海訂了上好的紅木架子，再順著活動裝卸的玻璃匣子，再順著無錫、常州、杭州一路前進，還分別參觀了四大名山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我乘飛機到廈門，因為泉州沒有機場，得由廈門下機，再乘車到泉州。還沒下飛機，就看著機場內有一群出家人，當時我心里想：「這群和尚，這麼多出家人要搭飛機上那兒呀？」——出了機場才弄清楚，原來他們正是來接我的。當天晚上住在泉州市華僑飯店，面對面住了十幾位閩南當地的「齋姑」，我的飲食，就麻煩她們代為張羅。自從先生黃都輝往生後，我已長齋十多年了。

意想不到的隆重場面

到香港，辦好手續，三月二十八日就到了廣州，一到廣州，我馬上掛電話聯絡泉州市佛教協會，告訴他們這件事，問他們打算如何？他們也不敢遽然決定，表示還需要「開會研究研究」，我由著他們去「研究研究」，先轉回上海老家。

四月初，正是清明。四月二日，回到上海老家，四月三日，回到浙江鎮海家祖墳掃墓。因為身體不舒服，就多住了些日子，其間泉州市佛教協會、泉州市政府宗教科都不斷和我保持電報或信件聯繫，儀式就暫時在明年寺舉行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，我乘飛機到廈門，因為泉州沒有機場，得由廈門下機，再乘車到泉州。還沒下飛機，就看著機場內有一群出家人，當時我心里想：「這群和尚，這麼多出家人要搭飛機上那兒呀？」——出了機場才弄清楚，原來他們正是來接我的。當天晚上住在泉州市華僑飯店，面對面住了十幾位閩南當地的「齋姑」，我的飲食，就麻煩她們代為張羅。自從先生黃都輝往生後，我已長齋十多年了。



我像一個播種的人，從一九八四年，大陸開放宗教政策實施，允許出家人回到寺院，開放一般民眾信仰佛教後，我心中非常歡喜，幾年來一直為推廣大陸信仰佛教的風氣而努力。八四年十月，我生日的時候，就將所有親友賀壽的禮金和原打算作壽宴的錢都省了下來，帶了馬來西亞佛教協會編印的「佛學入門手冊」和陳柏達居士所著的「佛陀的人格與教育」這兩本書到大陸，在當地找工廠印刷，裝訂，印了幾萬本，委託上海一位李居士，他熟悉各大寺院道場，代我分送各地。寺院道場。一九八五年，我再印了一佛教的精神與特色、宗教信仰的比較、五福臨門……等五種佛書。八六年，印「大智度論」，「佛陀的啟示」……等五種。八七年，則分別在三月、九月陸續印了十種佛書，也都分送各地。幾乎可以說，我像一個播種的人，撒下佛法的種子，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大陸佛教有蓬勃的發展。

這些年，大陸各地看到的「通俗佛書」，差不多都是我帶進去的。曾有人將之視為珍寶的拿來介紹給我，我笑笑請他看看書後，是何人印的，他們才驚喜的直向我道謝。還有好些人，輾轉寫信給我，希望我能多帶些佛書進去，或者感謝。總之，反應都相當熱烈，我提筆，在此時此刻，能將廣欽老和尚的舍利子奉請回大陸，真覺得是「恰得其時」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下午，他們帶我參觀承天寺，承天寺修建的工程，是由泉州前市長王今生負責。大殿寬闊極了，光是殿中的柱子就有一百根，那種森然壯闊，真不愧為廣欽老和尚的駐錫處。我特地委託王市長，代為尋找上好的楠木和老雕刻師傅，大殿上一排三張供桌，算是我這次送老和尚舍利子回來，在承天寺留下的一點紀念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上午到泉州崇福寺，泉州大寺院不少，想當年，佛教在閩南，必是相當一番盛況。可惜荒廢二十幾年，老一輩和年輕一代的，中間空了好些年，很難銜接不上味道。國家有點銜接不上的味道。想來也是莫可奈何的事。

後來轉往宿遷寺，正好遇上寺方的施診所開幕，我們也不停的到湧泉寺、鼓山岩等處參訪。湧泉寺（南普陀寺）內弘一大師當年開關的關房，現已改為弘一大師紀念堂，開放供人瞻仰。他們要我簽個名留念，我提筆，想了想，寫下一「淨化自己，利益人群」八個字。這是我多年來一直鞭策自己，努力希望達成的目標。

二十九日，到老和尚出生地惠安轉了一下，再往當年老和尚「大死一番」的「活埋」處——清源山碧霄岩參觀。如今看只是一片荒山和一個小小的山洞而已，但想到當年老和尚是如何在此苦修，就油然而升起一股肅敬的情懷。

我的回程機票是三十號下午在廣州起飛，中午在廣化寺進餐後，一行人直接到廣州機場才離開。就這樣結束我此行的任務，對老和尚、對傳頌法師，乃至對台灣兩岸的佛教界，應該可以有個圓滿的交代。

慈濟榮譽董事傳記因稿擠，暫停一期。

贈「香」啟事

偏遠地區庵堂寺院，需「香」者，請來函本中心，即寄上等正沈香結緣。

慈濟文化服務中心敬啟